

寻常日子捎带着过

郭宏旺

村子里原本也是有磨坊的，是电磨，还有粉坊，也有炒锅，当然更有好几盘大石碾子。磨坊在村东头，粉坊在西头，炒锅和石碾子东西头都有。瓦窑村，这个村子的得名，是由于曾经有过烧砖瓦的窑，瓦窑村有过很久的烧砖瓦历史。不过村子却没有榨油的传统，所以一直没有油坊，人们想要榨油就得去后八里、黄村，甚至更远的后辛庄。

后来那几台电磨老化，逐渐不被使用了，磨坊也慢慢地废弃了，村子里也就再没有了磨坊，想磨面碾米也得到外村，比如大堡、前八里、后八里，或者更远的张家场村。每年秋后忙完了庄稼活儿，家家都要去磨面碾米，把胡麻换成油。母亲会说：后晌去后八里磨面，捎带着把素油也能取了。父亲还会补一句：这一趟，捎带着麻籽也取回来哇。匆忙吃点午饭，父亲赶一驾驴车，拉上几袋子要磨的莜麦，要剥皮的黍子和谷子，带上那两个五十斤装的油桶子，母亲坐在后边，车子吱呀呀朝后八里村摇过去。

母亲在磨坊忙乎着，机器轰鸣，雾气腾腾的。来磨面的一家一家按顺序排着，人们满脸的幸福和期待。莜面磨好了，崭新的面香在空气中弥漫着，母亲脸上弄出几个面手印儿，鼻子上也蹭了不少。母亲一直在笑着，憨憨地开心地笑着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，脸上那几个面手印儿，俨然笑成了一朵朵幸福的小花。

胡麻初秋时就进了后八里的油坊，今儿个父亲过来取油就可以了。胡麻刚刚碾出来，还在场院里堆着时，油坊

主就开着农用车过来了，和父亲呵呵哈哈地聊着天儿：“今儿个我们出来收胡麻，捎带着把您家的也收了。”油坊主是我同学的哥哥，后八里村的，姓吴。父亲觉得有了这么一层亲近的关系，那胡麻就再没有留给别村油坊的理由了。

处暑镰刀响，胡麻先遭殃。胡麻割倒后，一车车的胡麻苗子拉到场院，积垛，晒干，拆垛，铺开，秋老虎的大口一下曝晒几个钟头，石头碌碡绕着圈儿碾压，之后拾秸，收堆，扬场，最后把红褐色的胡麻颗粒堆成尖尖的一堆。麻油好吃，可种胡麻、锄胡麻、割胡麻、拾掇胡麻都是力气活儿、受罪的活儿。脊背上顶一颗毒辣辣的日头，哪一样做起来也不能含糊。收成不认人，只认汗珠子。

油坊里很热，炒熟的胡麻散发出的味道有点焦糊，却分外地香。父亲站在油坊一侧，夹一根纸烟卷儿，前后左右踱着，仔细端详着，悠悠地吸一口烟，再探过头来，朝一口大油缸里嗅嗅，然后点点头。

油坊主给父亲的油桶盛好了油，父亲拧紧盖子又晃一晃桶，咣咣的声音，很柔和美妙。油坊主又赶紧帮父亲把麻籽装上车。麻籽，其实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，只不过换油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，但是父亲每年都要麻籽，麻籽喂驴喂猪喂羊，用处多哩。

麻籽装好车的时候，父亲连声感谢：小吴，小吴，看你忙得，一手的活儿要做，还帮我装车，你看看这，看看这，咋好意思哪？那位胡子拉碴的小吴快人快语，也十分爽朗：叔（村里人读shou），这有个啥嘛？捎带着就装完了

呀。事实上，油坊在旺季是特别忙碌的，工序多，活儿杂又重，直到后来有了电动的一体化榨油机才算好一些。

母亲说，这个后晌去磨面，捎带着取油，父亲又说捎带着取麻籽回来。说的是捎带，实际上都是捎捎带带的事情，只是因为事多赶得急。这不，院子里洗好的山药蛋码了几十袋子，明儿个还要去张家窑村磨山药，澄山药粉子哩。父亲母亲的所谓农闲时节，也根本不会闲下来，秋有秋的农事，冬有冬的忙碌，他们有着数不清捎带着就做了的事情，年年有，月月有，天天有。村子里所有的父亲母亲都是这个样子，大大小小的事儿一大堆排列在那里，能捎带做就捎带做了，捎带着做完了，就累得腰酸腿困身上没劲儿。但他们捎带得格外开心、满足！

秋忙收割庄稼时，是从老天爷嘴里夺粮食。母亲干活儿太贪多，半天老想干天半的活儿。父亲常常埋怨：你往死累人呀？也不怕累着你自个儿？剩下那几垄，明儿个不能来割？明儿个是不狗叼走头了？

母亲头也不抬，还在割：这，捎带捎带不就做完了嘛，省得再回来一趟，你这还拉了个长驴脸，值当了？

实际在这一点上，父亲母亲两人半斤八两，老鸹还嫌猪黑了。父亲夏日里要忙锄田，常常是一个人要锄下几十亩田，我只是过礼拜的时候能搭把手，不顶大事。锄田时节，父亲老担心自家的田锄不好，雨长草盛的年份更愁人，那草拔不尽，锄不死，今儿锄掉了明儿个又长出来了。父亲似乎最担心的是，自家成为最后锄完田的人家。要是那样，

就说明是赖受苦人，会让人们笑话的。其实人们都忙乎着自己的小日子，并不会关心锄田谁家是第一名，谁家落了尾，也没有那闲工夫理论这个破事儿。其实，父亲只是一个人心里乱作怪，怕人们笑话这个庄稼儿不大可能有的笑话。于是父亲锄田时就格外勤快舍力气，几乎每天都要多捎带两三垄，每天两三垄虽不算多，但几天后、十几天后，这捎带便大见了功效。某一天，父亲把锄头擦干净，稳稳挂在木柱上时，终于长出一口气，伸直了腰，咧一咧嘴角，望着远处扛着锄头出地的人们，偷偷地笑了……父亲能最先挂起锄头没有别的秘诀，只是“捎带”这俩字。

庄稼一片葱绿的时节，地畔田间的野菜苗壮碧绿，还顶着一朵朵嫩嫩的黄花。庄稼由青变黄的时节，那些野菜开过了花，结了籽，秆壮籽儿肥。在邻村上学的我们，中午、下午放学回家时会走田地里踩出的一条弯曲小路。这时候，孩子们多半会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蛇皮袋子，夹拔带将捎带弄一袋子野菜回家，喂兔子喂猪。不过我们也只能捎带点这个，帮家里这一点点忙，父亲母亲们还在忙着捎带别的活儿呢。

春季里风大干燥，下种抓粪赶得紧，要急急地捎带；夏日炎炎，可是天旱不忘锄田，下雨也要浇园，捎带的活儿多也急；秋忙抢收夺粮，到嘴边的食怎能白白丢掉，那得再得捎带；人们一年向住的冬闲终究也不闲，囤粮积肥切草春米磨面，转眼间又得为一家老小备大年。

原来呀，为了一天比一天好的光景，倔强坚韧的父亲母亲们日日都在捎带中奔忙着。捎带的岁月匆匆忙忙，却真实地孕育着一次又一次丰硕的收获。捎带一天又一天，人累了，捎带一年又一年，腰弯了，捎得时光悠悠，捎得人从生到死。父辈们一生无休止的捎带忙碌，是多么自然，又是多么让人感动。

所以怀念……

冬日，与文字相约

钱国宏

“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。洒空深巷静，积素广庭闲。”进入冬季，似乎自然界里的一切生命都凝固、静止了，唯有隐在书页间的那些清晰的文字，在悄然舞蹈——冬日读书，聆听文字的吟唱，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！

较之春夏秋三季，北方的冬日受气候影响，室外活动相对少一些，社会应酬也少了许多，可以腾出更多时间用来读书。尤其是冬夜，雪花簌簌，寒风剪剪，夜色沉沉，万籁俱寂，这次第，极适宜展卷读书——身静、心静、天地静！

从书架上随便取下一本书来，静心展读，叩问古今，从中获得的快乐就像啜饮美酒，醉人的醇香让灵魂飞舞，让生命入梦。当然最好的氛围是围着

一只火炉，佐着一杯香茗，听着炉中煤发出的呼呼声，闻着香茗散发出来的缕缕茶香，身心都陶醉和沐浴在一种随意而虔诚的氛围中，思绪也像草原上的骏马撒开了四蹄……这时的书，读得入脑，入心，入神。会心时，“读书有味身忘老”；激情处，“扼腕击节叹古今”；怡然时，“枕书而酣梦庄生”……

寒风，在屋外的世界逡巡徜徉，狼奔豕突；室内，却是春意融融——撇去厚重的棉衣，卸掉冬的甲胄，推掉一切应酬，与文字相约。清冷的文字，或深邃，或轻松，或弘阔，或清新，或浅吟低唱，或醍醐灌顶，温暖了整个冬天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书香芬芳不须花……

冬日，与文字相约，悠哉乐哉。

回不去的街

李文臣

忧伤。

那时候，人们是那么悠闲自在，记忆中总是看见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或评书广播的，提着笼子遛鸟的，边走边吃炸油饼的，还有在街边围起来看年轻人弹吉他的人群。每到周末或傍晚时分，街上人很多，卖菜的，卖肉的，卖炸糕、话梅糖、牛肉干的……手拉手的青年男女，还有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旋转花柱，满满的生活气息。

四年时间好像是一转眼的事。没有长亭古道，我们像往常一样，轻轻地说话“再见”，然后各安天涯。如今不再年轻的我们，关于青春的记忆却仍在延续。这不，一位校友托北京的网友为她拍新文化街的视频，我无意在网上看见，竟然泪眼朦胧起来。

干净整齐的街道里弥漫着古都迷人的气息，宽敞的巷子里，许多古色古香的四合院，路边的古槐刚刚落尽叶子。我似乎想起来，整个新文化街从五月开始便会沐浴在串串白色槐花溢出的清香中，炎炎夏日，走在路上，在两旁大槐树的遮挡中，踩着斑驳的树影，一种惬意与幸福感荡漾在心头……

风景依旧在，人已非少年。光阴的翅膀梦幻般地飞过三十年，这个世界向我展示了很多东西，但真正属于我的很少。我知道，很多时候，重逢也意味着再次告别，失去的永不重回，唯有似曾相识。

也许每一条街都跟岁月一样，流动着不同时代的人，我们谁也回不到从前，唯有美好的记忆不会消退。

咏雪二首

张谋

漫入风尘影乱斜，
纤纤霜露落纷华。
几多旋绕揉香碎，
聊作寒天第一花。

但饮悲风似絮萦，
醉依寒色舞苍穹。
由来拾得萧疏气，
一诺弥香砌素行。

辛丑寒梅寄远

溪山清远

雪梅各有高人写，
芳龄无从泼墨。

数点飞花红缀枝，
风来香散净吾家。

万木萧疏冷，千山寂寞林。
风扫枯叶动，霜凝野草晨。

郭继生

日迟轩窗静，山隅残雪存。
仲冬寒气至，岁末年关临。

壮年高歌

孙莱英

曾经很多次在一人独行的时候，心中默默地哼唱着一首歌。

我十五岁那年，到远离家乡的小镇念书。从家到学校，沿途要经过几道大梁，数条小河，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几处密林，五十多里的路程，我一星期跑一个来回，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日午睡到校，风雨无阻，寒暑不易。

一人行进在这漫漫长路之上，大梁如波浪起伏，过了一道又一道。春秋季节林中涛声如潮，寒冬腊月天地风雪弥漫。更多的时候，四野寂寥，寥无人烟，不似它的无限包容。我在想，这一盏灯火在等谁？那一盏灯火在等谁？一盏盏灯火，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夜归人。

有一年，母亲病得很重，在炕上躺了很多天，我要留下伺候她，她不让。正是秋天，一路上北风狂吹，黄叶飘零。一人行进在这茫茫苍苍的山梁，心中惦记着母亲的病情，忧从心起，不由得哼唱起母亲在不如意时唱过的歌。

可是一直，我在整个少年时期，始终不敢在众人面前唱歌。我在县城念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班里排练大合唱。我站在那里，心里千呼万唤，却怎么也张不开口，引得同学们一个个

人。在充满了艺术细胞的才俊中间，在歌声诵诗声中，我默默地独坐一隅，成了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

修整结束那天，知名作家和我们一起在酒店聚会，歌曲一首接着一首。突然，一位并不多言的女作家意外地提请我唱歌，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说：“我从小到大，一直不会唱歌。”

她说：“你能，你是心里唱歌的人，心歌一曲真唱，大家欢迎！”

掌声中我站起来，眼前浮现出那些翻越过无数次的沟梁，站在村头的母亲，还有那条弯弯曲曲的长路，以及长路上一位少年正在孤独而歌……

我用自己的心灵体验，为大家演唱了一首晋北民歌《割莜麦》。起初我的声音有点抖，也很拘谨，紧接着我就放开了。我没想到，自己的歌喉是那样的苍凉、高亢，那样饱含着深情。

一曲唱罢，先是寂然无声，良久，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大厅。

那一刻，我向那位女作家深深地鞠了一躬；那一刻，我不由得热泪盈眶……



摩天岭

王同样摄

月华池

李鸣放摄

摩岭四绝



空心箭楼

曹刚摄



八台子教堂

曹刚摄

扫码了解 大同长城八景 更多内容



归途灯火暖

王国梁

汪曾祺说：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”我觉得，只有人在归途，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灯火可亲。不管我们的归途多寂寞，最终赶往的都是家。只有家的灯火，对我们的诱惑力才是最大的。想想有家人为你守候，有灯火为你而留，连脚步都会变得轻捷。朋友老李独自在异乡打拼，一个人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。他经常加班晚了就回不去了，说有什么可回的，里面连个人都没有。我理解他的感受，没有一盏为他而亮的灯火，房子充其量只是房子。有了灯火，有了为你点亮灯火的家人，房子才真正成为家。我亲眼见过春节前老李归心似箭的样子，每天跑东跑西买礼品，乐呵呵地忙进忙出。每年他都是第一时间抢购车票，不惜使出浑身解数。因为，千里之外，有一盏为他而亮的灯火。

归途灯火让我眼前一亮，心中升腾起无边的暖意。我忽然想，此刻我的家中一定也是灯火通明。母亲和妻子每晚必定会等我回家，无论多晚她们都会等。夜深清寂，两个人会先把孩子哄睡了，然后一同到客厅看电视。电视的声音很小，她们一边看一边聊，说话的声音也很小。夜晚显得更加安静。母亲一定会时不时起来，朝着窗外张望，然后轻叹一声说：“唉，这么晚了，咋还不回来！”灯光安静无言，照彻夜晚，也点亮我心中那盏灯。我跟母亲和妻子说了很多次，让她们不要等我，先睡。可她们从来不听，为了让我回家能够看到自家亮着的灯，为了让我开门后有人相迎。

归途漫漫，灯火暖暖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已到楼下。抬头看到自家的窗子，看到那柔和的灯光，暖意弥漫周身……

雪花帖

胡巨勇

夜一四大风
被梦的天堂流放，落地无声
如乳名般的白
还原尘世最初的底色

超越了草木的概念
以花朵的形态绽放

厚重了人性的本真
用回归的舞姿叙说

雪花在落，它收敛放度
在属于远方的故乡
已无法安顿我失守的内心
雪落一片，游子的心事
又长了一寸
雪落又一片，母亲的白发
又厚了一层
雪落一片又一片，大地
解出遍地乡愁

曾经很多次在一人独行的时候，心中默默地哼唱着一首歌。

我十五岁那年，到远离家乡的小镇念书。从家到学校，沿途要经过几道大梁，数条小河，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几处密林，五十多里的路程，我一星期跑一个来回，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日午睡到校，风雨无阻，寒暑不易。

一人行进在这漫漫长路之上，大梁如波浪起伏，过了一道又一道。春秋季节林中涛声如潮，寒冬腊月天地风雪弥漫。更多的时候，四野寂寥，寥无人烟，不似它的无限包容。我在想，这一盏灯火在等谁？那一盏灯火在等谁？一盏盏灯火，都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夜归人。

有一年，母亲病得很重，在炕上躺了很多天，我要留下伺候她，她不让。正是秋天，一路上北风狂吹，黄叶飘零。一人行进在这茫茫苍苍的山梁，心中惦记着母亲的病情，忧从心起，不由得哼唱起母亲在不如意时唱过的歌。

可是，我在整个少年时期，始终不敢在众人面前唱歌。我在县城念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班里排练大合唱。我站在那里，心里千呼万唤，却怎么也张不开口，引得同学们一个个